



在西溪边,遇见南安

| 曹剑奇

致南安

| 逢征

石语

不是所有的石头都会说话
但你若在清晨踏上九日山的石阶
露水正从岩壁滑落,像千年前未干的墨迹
那些刻进花岗岩的祈风词
是宋人用刀锋写给大海的情书

这里的石头记得所有出发与归来
泉州湾的帆影,阿拉伯商人的香囊
郑和船队压舱的花岗岩
如今都沉入这山腹深处
成为地脉跳动的一部分

我们以为文明已经远去
其实它只是换了姿势
从碑文变为路标
从风信子变成手机导航
而我在石缝间拾起一枚青瓷残片
它说,不必追问归途
你站着的地方
就是海丝的起点

归途书

你在杭州加班到地铁末班
突然想吃一口家乡的龙眼
他在巴黎左岸喝咖啡
梦里却是溪美菜市场那碗羹汤

你们都说自己不算南安人
可每当台风预警响起时
第一个打开福建气象台的是你
朋友圈转发“南安平安”的是你

你没发现吗
你的普通话总带着尾音上扬的拐弯
像老家屋檐翘起的弧度
你给孩子唱的摇篮曲
其实是外婆哼过的《天乌乌》变调

这座城从不限制谁离开
它只悄悄种下伏笔
可能是小学操场边那棵老榕树的气根
可能是婚宴桌上那一杯必须双手捧接的敬茶
也可能是每年中秋
你无论如何都想赶回去博的那一把骰子

所以,别问“我还能回去吗?”
当你在异乡听见南音前奏的第一个音符时
眼泪先于理智回答了
你
南安从未要求谁永远留下
它只是教会你
走得再远
心里也要有个能喊得出名字的故乡

舌尖留下的记忆

| 刘爽

每当公司有外地客户到访,聊完正事到饭点,我随口问起:“中午想吃点啥?”客户眼睛立马亮了起来:“简单!就多星!”这些年,多星饭店仿佛成了我与客户心里的“默契午餐”。

在泉州的老街巷里藏着不少烟火气,多星饭店就是其中一盏亮了三十年的灯。它藏在南安霞美镇四黄村的公路边,没有华丽的门头,菜单也简单,却让不少人专程驱车到此,甚至成了异乡人心里“白月光”——那些来过泉州的人,想起闽南的味,最先冒出来的准是多星饭店里那口裹着肉香的萝卜、那碗能鲜掉舌头的汤,连带着饭店里服务员熟练的招呼声,都成了让人忍不住惦念的牵挂。

每到中午,多星就成了热闹的“戏台子”。大堂像被按了快捷键,三十几张桌子“翻着跟头”地转——头一拨食客刚把最后一口汤喝净,下一拨人就往空位上凑,服务员擦桌子的布都带着风。

多星像位守着泉州烟火的老掌柜,自开业起就把“认真”二字刻进了骨子里。服务不是一句口号,客人走进大堂,服务员的笑容暖得就像自家亲戚,他们把顾客的需求揣在心里,每处细节都照顾得周全,仿佛来这不是吃饭,是回了个儿时有人疼的“美食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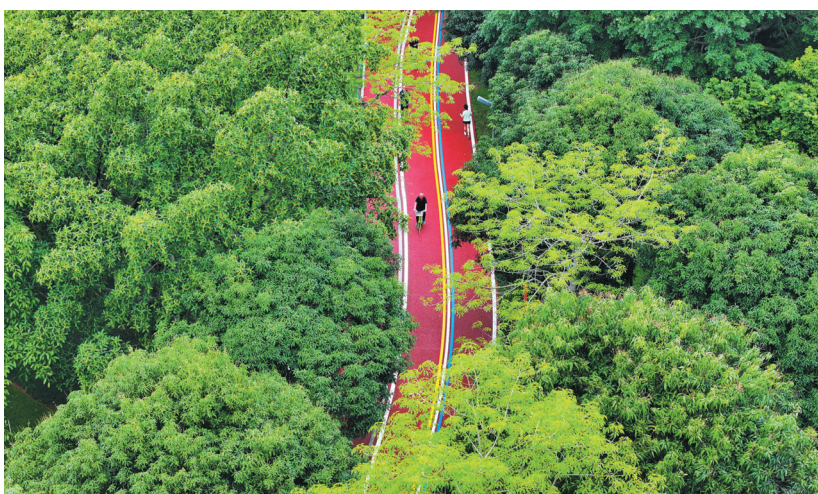
口碑更是他们捧在手心的“灵魂”。老板对食材挑剔得近乎苛刻,正因如此,食客哪怕绕十条街也要奔过来,毕竟能把服务、口碑、用心揉进每一口饭里的店,早不是简单的饭店,是能让人记一辈子的味觉牵挂。

在多星坐下点完菜,顾客眨眼间菜就上了桌,快得让人忍不住嘀咕:“这莫不是预制菜?”

还真有预制菜!这预制菜藏着老板和厨师的“半夜功夫”。每天凌晨,后厨的灯就亮了,芋头烧排骨要选粉糯的芋头,裹着新鲜排骨蒸透,大块的牛肉、猪脚和鹅肉也要炖烂、炖香,所有“预制菜”都是凌晨现做,到中午不过六七个小时,鲜气半点没跑,客人点单后,菜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往桌上飞。

南来北往的食客,总能在哪里找到心头好。川渝人嗜辣,牛肉里加的郫县豆瓣会让人想起家乡的滋味;江南人爱鲜,清蒸鲳鱼上桌时还带着热气,鱼肉嫩得能掐出汁,连汤都要浇在米饭上;北方人喜咸香,秘制牛排炖得酥烂,一抿肉就脱骨,咸香入味,啃得满手油也舍不得停。每道菜都长了“入味雷达”,精准踩中每个人的口味偏好,仿佛多星有味觉密码本,把全国不同的口味偏好都摸得透透的,无论你带着家乡的味蕾来,还是抱着尝鲜的期待来,总有一道菜能让你眼前一亮,放下筷子时只剩赞不绝口的满足。

转眼三十年过去,多星从一家小店,陆续开出了十家分店,就像撒在各处的烟火种子。每一家分店都带着老掌柜的倔劲和多星的经营理念,守着新鲜,裹着温暖,成了泉州人心里最踏实的念想。



武荣公园里的林荫漫道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清晨的武荣公园,是被阳光一寸一寸唤醒的。我沿着西溪慢慢走,看金光在水面上碎成万千片鱼鳞,随风荡漾。晨跑的人们从身边掠过,带着微微的喘息声;打太极的老人们缓缓起手,像在与这座城市一同苏醒。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宁静,这是武荣公园赠予南安人的第一份礼物。

这是一座能让身体舒展的公园。在城市风情园里,我遇见了那片开放型的生态走廊绿地。长长的木栈道在脚下发出轻微声响,仿佛在回应我的脚步。亲水平台广场上,几个孩子正指着水中的游鱼惊呼;旁边的球类运动场上,年轻人正在挥洒汗水。最让我喜欢的是那些风情廊亭——走累了,就在里面坐一坐,看溪水长流,看云卷云舒。这里没有围墙,没有界限,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老人们在这里下棋聊天,年轻人在这里运动健身,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戏。这座公园懂得,一座城市的温度,就藏在它给予市民的自由空间里。

沿着步道继续前行,我注意到一对老夫妻正慢慢做着晨操,他们的动作很舒缓,偶尔相视一笑,那种默契是岁月沉淀下来的。不远处,几个羽毛球爱好者正在激烈对战,白色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更远处的空地上,一群穿着统一服装的阿姨正在跳广场舞,音乐声不大,动作整齐划一,给这个早晨增添了几分生气。我忽然想,这座公园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让每个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你可以在这里尽情挥洒汗水,也可以只是静静地坐着,看人来人往。

这是一座能让心灵丰盈起来的公

园。走进产业文化园,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水暖、石材这些冷硬的产业,也能化作如此生动的艺术。浮雕墙上,刻画着工匠们打磨石材的身影;雕塑小品中,凝结着水暖工人的智慧汗水。我伸手触摸那些浮雕,指尖传来的不只是石头的冰凉,更有一代代南安人奋斗的温热。

在历史文化园里,这种感动愈发深刻。那些民俗文化雕塑、风景名胜浮雕,不只是在展示南安的去,更是在告诉每一个来访者:这座城市的灵魂,就藏在这些永不停歇的追求里。

这时,一阵稚嫩的朗读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原来是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正在参观,孩子们轮流在名人雕像前朗读他们的生平事迹。当一个小男孩用清脆的声音朗读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时,周围的大人们都停下了脚步,静静地听着。这一刻,历史仿佛活了过来,通过孩子的声音,在这片园

子里回荡。我想,这就是文化传承最美的方式——不是在课本里,而是在这样鲜活的环境中,让下一代自然而然地接受精神的洗礼。

这是一座能让欢笑飞扬起来的公园。还未走近动感游乐园,就先听到了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儿童区的气垫城堡上,小小的身影欢快地跳跃;豪华木马缓缓旋转,载着一个个童话般的梦。阿里山小火车鸣着汽笛穿过树林,引来阵阵欢呼。青少年区的旱冰场上,少年们像燕子般轻盈滑过;自旋滑车上来的尖叫里,满是青春的张扬。

这又是一座能让时光慢下来的公园。当我走进滨水生态园,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这里保留了原有的植物群落,高大的榕树垂着气根,像老者的胡须般写满岁月。本地水果在枝头悄悄成熟,散发着淡淡的果香。小径蜿蜒,引着我走向更深的静谧。偶尔有白鹭从水边惊起,在天空划出优美的

在眉山的日子

| 康志远

尽管离开南安已经五年了,但在梦里,我偶尔还是会回到那个曾经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南安市眉山中心小学。大学毕业那年,一个偶然的机,我在那里当了两年教师。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留下的都是一些温暖又明亮的回忆,在我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再没有遇到过那样既轻松又愉快的人际关系环境。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时光突然在眉山这个小山村停下了,让我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所以才会令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如此怀念。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我刚去眉山中心小学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青春痘还未完全从脸上褪去,同事们并不完全把我当成个老师,而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他们总担心我一个人山上的生活太过孤单,于是家里宰鸡杀鸭加餐了,总要招呼我晚上一起吃饭,一起打球,一起谈天说地,好像照顾我是理所应当的。

“你们要努力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校长在升旗仪式上当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劝诫那些平日里学习懒散的学生,告诉他们离开大山的道路漫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学生每往前走一步,背后是家长、老师、华侨们默默付出的汗水,大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里的每一颗刚刚露出嫩芽的“种子”。我给山上的孩子上语文课时,他们专注的眼睛总让我想起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首诗写得真好,人生果然要有一定的际遇才能理解新的境界。

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天真纯粹,那一张张小兽般可爱的脸庞,吹弹可破。孩子们在听老师讲山下的见闻时,小嘴微微张着,露出向往的神色,那神色里满是对山下世界的好奇,一两个用纸折出来的小玩意,也够他们玩上半天,尤其是在下雨天,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小纸船在颠簸的水面上行驶,背后是一张张爱笑又害羞的小脸。

夜里,小山村十几盏灯忽明忽暗,耳边不时传来风吹过树林时树叶摇曳的声音,有时就连皎洁的月光也来到我的窗前,静极了,静到只能听见指头与键盘碰撞的声音。我常常坐在电脑前想白天的事,写一些有趣的经历,记录当下生活,写日记一直以来是我的习惯,那时的我喜欢自己埋头苦写,写完翻来覆去地看。

同事“春哥”偶然来宿舍找我,瞥见屏幕上的文字,他鼓励我说:“你写得不错,要不要整理一下,试试给报社投稿?”我笑着点点头,一方面想让别人看到,另一方面又担心,心里想着:“自己写的心里话,别人看了,会不会觉得很幼稚、太敏感呢?”说实话,我一直在打鼓,怕写出来的东西貽笑大方。

2020年6月,我的第一篇文章《特别的缘分》刊登在报纸上,在山上收到快递员送来的报纸和汇款单时,我的内心得到了巨大鼓舞,兴奋了好几天。

光阴如骏马加鞭,岁月如落花流水。一转眼就是五年,当初的半大小子好像长大了一些,也有了自己的新工作。那些在眉山的日子,就像是同事“春哥”炖的鸭汤,暖得长久。后来走了很多路,再没遇到那样的笑,那样的暖。真好,我曾拥有过那样的时光。



美丽的向阳梯田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进山去,寻美向阳

| 李丁玲

金秋十月的风里,总裹着几分桂花的甜香,像被阳光晒暖的糖,轻轻落在鼻尖。我和文友们开着车往向阳深山里去,车轮碾过柏油路,窗外的风景渐渐换了模样——高楼变成矮矮的田埂,车流化作层层叠叠的树木,连风都变得清冽,带着山野特有的草木气息。

路上无事,我忽然想起父亲曾经给我讲的一段往事。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分配工作时面临两个选择:眉山和向阳。年轻人对着地名琢磨半天,心想眉山带着个“山”字,定是穷乡僻壤、路远难行;向阳多好,光听名字就像洒满阳光的热热闹闹小镇,日子定然安稳舒坦。他当即拍板选了向阳,收拾行李时还满怀对着对繁华生活的期待。没承想,越走越偏,越走越陡,翻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脚下的路从石板变成泥径,耳边的人声从喧闹变成鸟鸣,整整走了一天,才看到向阳那几间散落在山坳里的土屋。年轻人站在山梁上,望着眼前荒芜的景象,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满心都是“选错了”的悔恨。听着故事,文友们忍不住笑那年轻人的天真,可笑笑着又沉默——那时的向阳,该是藏在深山里多远的角落,才让一份满心期待的选择,变成了一场哭笑不得的“意外”。

汽车在山路上盘旋,像一条慢慢爬行的蛇。弯道一个接一个,窗外的青山时而逼近,时而退远,弯弯绕绕,就在我们被绕得有些昏沉时,前方忽然开阔起来——片青瓦白墙的村落赫然出现在眼前,道路两旁停满了各色车辆,红的、白的,像给村子系了条彩色的腰带。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今天

我们是来参加郭田村青龙宫庆典活动,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提着自家做的米糕、洗净的鸡、鸭、羊,还有含着头、尾、四脚的大肥猪……脸上都带着热热闹闹的笑意。我们下车跟着人流往里走,脚下的路是新铺的青石板,踩上去嗒嗒作响,像是在和这村子打招呼。

来到青龙宫前,我忽然懂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真意。庙宇不算宏大,却透着几分古朴的灵气,朱红的门框上刻着龙凤纹样,檐角挂着的铜铃被风吹得叮当作响。抬眼望去,四周全是青山,像一堵温柔的绿墙,把青龙宫稳稳地抱在怀里。山尖上飘着淡淡的云,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给青山镀上一层金边,连空气里都飘着香火的气味和村民们的笑语。

我沿着台阶缓步向上,一位坐在青龙宫门边的老奶奶见我们是外来的,笑着递来一杯热茶。闲聊间,她给我们讲起了郭田村的故事。原来这村子的世代住在山里,以前路不好走,村民们出山要走半天山路,日子过得清苦。后来村里通了公路,又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修了新路、盖了新屋,还把老日的青龙宫重新修缮起来。“以前啊,这庙破得漏雨,没人敢来。现在好了,逢年过节大家都来祈福,孩子们也爱来这儿玩。”老奶奶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一群孩子,他们正围着庙前的石狮子上追逐打闹,笑声像撒在阳光下的玻璃珠,亮晶晶的。她的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对现在日子的满足——那些曾经的艰难,仿佛都被山里的风轻轻吹走,只留下对生活的热爱。

不一会儿庆典仪式开始了,我学着村民的样子,双手捧着

香,闭上眼睛,心里没有太多复杂的愿望,只想着愿这山里的日子越来越好,愿这青山永远常绿,愿所有像当年那个年轻人一样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份藏在深山里的温暖。香火的味道萦绕在鼻尖,耳边是村民们的低语和铜铃的轻响,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当年那个流泪的年轻人若是能看到现在的向阳,或许就不会后悔了。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却有着城市里没有的宁静与真诚,有着阳光、青山和淳朴的人心——这何尝不是一种“向阳”?

鞭炮声在官前此起彼伏,一首充满节日气氛的歌《好日子》回荡在深山里,一条条红色彩带随风轻扬,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和谐的长桌宴,谁能忘记那稻田边的酸汤鱼,香飘四溢的糯米饭,饱含山野滋味。午膳过后,我们走出庙门,阳光更猛烈了,把青山照耀得格外明丽。走往上车的路,村民们热情地塞给文友阿雅两个刚从树上摘下的柿子,笑嘻嘻地说:“甜得很,再过几日来,满树都会红彤彤的,欢迎你们再来。”阿雅握着那两个留着村民手中余温的柿子,带着我们恋恋不舍地上车了。

我们车子缓缓驶离郭田村,回头望去,青龙宫的檐角在夕阳下闪着微光,青山依旧,炊烟袅袅。我忽然明白,我们此行不是来“寻”向阳,而是来感受向阳——感受这份藏在深山里的美,这份被阳光滋养的温暖,这份在岁月里慢慢生长的希望。原来最美的风景,从来不在喧闹的街市,而在这青山环绕的角落里,在村民们的笑容里,在每一个向阳而生的日子里。